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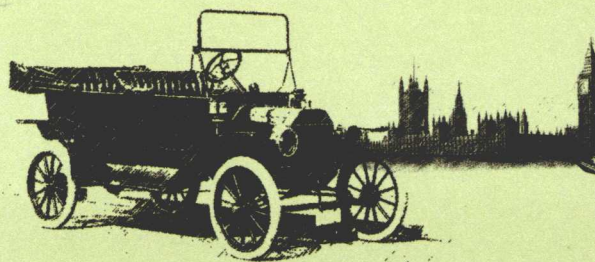
文化经典译丛

# 昨日的世界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吴桐◎译

THE  
WORLD OF YESTERDAY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013036997

K835.215.6  
19



文化经典译丛

# 昨天的世界

THE  
WORLD OF YESTERDAY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吴桐 译



K835.215.6  
19



北航

C164544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日的世界/(奥) 斯蒂芬·茨威格 (Zweig, S.) 著; 吴桐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6

(文化经典译丛)

ISBN 978-7-5609-8596-1

I. ①昨… II. ①茨… ②吴… III. ①斯蒂芬·茨威格, S. (1881~1942)-自传 IV. ①K835. 21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0687 号

昨日的世界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吴桐 译

策划编辑: 王京图

责任编辑: 王 梓

封面设计: 秀宝贝工作室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 6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看得重要到非要跟别人讲述自己的生平历史不可。在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开始一本以我自己为主角，或者更确切一些，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曾经发生的很多事，远超上一代人所经历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自己以幻灯报告的解说员的身份站在前面，是因为时代给出了画面，而我只是给出与之匹配的解释。所以，我要讲述的并非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一代人的——在此之前的历史，几乎没有人的命运会像我们这样充满波折。我们的每一个人，就算是最年轻和最不重要的人，他的心灵深处都曾经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永不停歇的火山一样的震撼激荡过；而我知道，在这千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的条件能像我一样优越：我，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曾经三次摧毁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让我跟过去脱离了关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不知该奔向何方”——这种我极为熟悉的境地，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无家可归的人才会获得某种自由，只有和一切都失去联系的人，才不会

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至少可以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具备的首要条件，也就是公正和不抱偏见。

像我这样脱离了一切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的人，在任何时代都很罕见。1881年，我出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但是，不要费心在现在的地图上找它了，它已经被抹掉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我在维也纳长大，这是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曾经成为多个国家首都的城市。但是，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之前，我却被迫像罪犯一样离它而去。在那里，我用我的母语写下的文学作品被付之一炬。也是在那里，上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当成自己的朋友。所以，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不管在哪里，我都是一个陌生人，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客人。欧洲——我心中选择的故乡，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成碎片以后，就在我心中消失了。跟我自己的意愿相左，我见证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我绝非出于自豪，而是满怀羞愧地说——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从我刚开始生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在这半个世纪之内，比平常十代人的时间发生的急剧变迁还要多。每个人都感觉：变迁已经够多了！我的今天和我过去的每一天，我的起起落落，是如此的不同，致使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每一种都不相同。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在我无意间提到“我的生活”时，我会忍不住问自己：“是哪一种生活？”是一战之前的生活，一战和二战期间的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我发现我说到“我的家”时，起先我并不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

昨日的世界

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对于前者来说，我跟它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对于后者来说，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感觉，我在其中长大的那个世界，现在的世界，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次在和年轻的朋友谈话时，一谈到一战前的一些事情，我就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情对我来说还是明显的现实，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的事。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让我觉得他们是对的。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我自己也忍不住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里而感到讶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与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对比时，尤为如此。我的父亲和祖父，他们看到过什么？他们俩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单一的生活，没有擢升，没有衰落，没有动荡或者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无法察觉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是在同一所房子里。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只会停留在报纸上，从来不会来到他们门前。在他们生活的时候，大概某处也发生过战争，不过，用现在的规模来衡量，那些战争的规模实在太小，而且发生在遥远的边境线上。人们听不到大炮的声音，六个月之后，战争烟消云散，被人们遗忘，成了一页枯萎的历史，旧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什么都不会重复，以

往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永远不会回来。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被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最多只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饿，第五代人遭遇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不会遭遇这些。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年龄比我们稍大一些的一代人，有什么事情没见过？有什么事情没遭受过？有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但凡能想得到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都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战争，一次支持德国，一次反对德国。在战前，我曾经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我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赞美过、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sup>①</sup>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无奈之下，我成了一个没有防御能力、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睹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就被我们忘却的野蛮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从未见过这些兽行，也希望我们的后人不会容忍这些的发生。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我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

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看吧：人类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在同一秒内，地面上的话可以传遍全球，世界的空间距离被克服了；原子的裂变，征服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事情在昨天还不可能，而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在我看来，见证这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是一种义务，因为——我重申一遍，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被迫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无可逃避，不可能像过去的人那样冷眼旁观；多亏有了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得以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受伤的人还没被抬出他们的房屋，我们就在自己位于欧洲的房间中得到了消息。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的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没有什么保险的地方可以躲避。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可以买到的安宁。不论何时何地，命运之手都会攫住我们，将我们拽到它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任由自己成为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多么努力抵抗，共同的命运都会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自始至终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知道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阅历会超过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况且，今天的我们也仍然处于一个转折点——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因此，我把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

---

① 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



告一段落，并非毫无意图。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见证给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哪怕一点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也算是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

我很清楚，我写下这些回忆时所处的环境，是对我很不利却又极富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的。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异国他乡，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帮我记忆的材料条件下写下这些回忆的。在我宾馆的房间里，我手边没有书、没有笔记，也没有朋友们的信。我也无处问询，因为世界各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受到了检查制度的阻碍。我们每个人都与别人隔绝了，就像数百年前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尚未被发明时那样。所以，我对过去的一切记录仅限于我脑海中的记忆。除此之外，现在一切都找不到，或者说已经丢失。但是，我们这代人已经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从不缅怀失掉的一切。文献和细节的欠缺很有可能是我这本书的优势。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记忆力并非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果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来的事，才要求为他人而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和选择的，并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而作的回忆，但这些回忆也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 目 录

- 太平世界 / 1
- 上个世纪的学校 / 27
- 情窦初开 / 60
- 人生大学 / 80
- 巴黎，青春永恒的城市 / 112
- 我的曲折道路 / 150
- 走出欧洲 / 170
-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 186
-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 209
- 奋斗，为了团结的理念 / 232
- 在欧洲之心 / 247
- 重返奥地利 / 270
- 又回到世界上 / 292
- 日落西山 / 313
- 希特勒的崛起 / 345
- 和平的垂死挣扎 / 377

## 太平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歌德

倘若今天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这样说是最为精辟的——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奥地利是个已有千年历史的君主国，在这里，一切都好像会永久地延续下去，这种延续性的最高保证就是国家。国家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并由国会（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用书面文件确认；同时，每项义务也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我们用闪光发亮的硬金币——奥地利克朗作为我们的流通货

币，是为了保证货币的不变性。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财产的拥有者能够准确算出每年的盈利，公职人员和军队官员也能在日历中准确地找到他晋升和退休的年份。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生活费预算，知道一家人吃住要花费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支出多少。当然，为了应付生病等不时之需，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凡是拥有自己住房的人，都把自己的住房看作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农院和商号也都是代代相传；当婴儿还躺在摇篮里，为他将来生活准备的第一笔“储蓄金”就已经存在了储蓄罐或者储蓄所里。在这个疆域宽广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的皇帝。一旦他去世，另一位皇帝将接替他的位置，之前的一切秩序丝毫不会改变，这是每一个子民的共识。在这里，谁都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看来已不可能发生。

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这种太平的生活，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也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其自身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能分享这份安逸的生活。起初，只有那些有大量财产的人庆幸自己遇到了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后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年代造就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购买防火防盗保险；为自己的农田购买防震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购买人身保险；为自己晚年购买终生养老储备券；将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婴的摇篮里当作她将来的嫁妆。后来，甚至连工人都都联合起来，为自己争取到了标准工资和医疗储蓄金；佣人们也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还预先存入一笔丧葬费。只有那些坚信自己会拥有无忧无虑未来的人，

才能尽情享受这眼前的生活。

人们坚信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对待生活有着勤俭的态度。但不难感觉到，这种信念里含有一种巨大且危险的自负。十九世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坚信自己正沿着一条平坦且万无一失的大道前进，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轻蔑地看待几十年前那个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青涩和闭塞的时代；而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切邪恶和暴力均已彻底消灭。这个时代的真正信仰成了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创造的奇迹的证实下，人们对这种“进步”的信仰甚至已经超过对圣经的信仰。事实上，就在这和平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各处的繁荣景象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丰富多彩。耀眼的电灯取代了昏暗的灯光来照亮夜晚的街道。那迷人的光彩从主要街道到市郊沿街的所有店铺中照射出来。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电话进行远距离通话。人们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不再使用马匹拉车。人们也已实现了伊卡洛斯<sup>①</sup>在空中翱翔的梦想。舒适方便的设备已开始普及，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了普通市民家中；人们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打水；给炉灶生火也开始变得简单。到处都开始讲究卫生，周边环境也不再那么肮脏。人们开始通过从事体育锻炼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大街上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越来越少，而所有这些奇迹都要归功于科技的进步。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国家每年都给予个人新的权利，司

---

<sup>①</sup>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他和父亲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二人用身上装着的羽毛和蜡制的双翼逃出克里特。他由于忘记父亲的嘱托而靠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坠海死去。

法越来越温和与人道，就连广大群众的贫困这个问题之源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选举权越来越广泛地和社会阶层普及，人们便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让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出谋划策。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我们的父辈们矢志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安宁与太平这个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抱着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的这种乐观主义的幻想，可以说，他们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早已把“太平”这个词作为一种幻想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了。我们对人类道德的可教性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已学会了不惊讶于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我们也知道，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往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文化与文明只是薄薄的一层，随时都可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望所冲破。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得不迫使自己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的世界。为了生存，我们早已摒弃了父辈们认为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我们从一场猛地使人类的努力倒退近千年的灾难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在我们看来，我们父辈的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然而，那是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而美好的幻想，尽管那是一种幻想，却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

号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时至今日，虽然我对此种幻想已充分认清且完全失望，在我内心深处却仍没有完全挣脱。一个人在童年时耳濡目染的时代环境，早已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我总是不能完全抛弃我年轻时代的信仰。不论现在每天我耳边在聒噪什么，不论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就算有这样那样的挫折，终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怀着怅然若失、束手无策的心情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信念，来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仅仅是人类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今天，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我们终于明白，那个所谓的太平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然而，我父母所生活的那座梦幻中的宫殿，就好像一幢石头房子。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是一股强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拥有抵挡不测风云的窗户和墙壁，即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越来越富有。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级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所得的报答却是自己被彻底消灭。我在这里讲述的我父母的那种悠闲舒适和平静安逸的生活，并不是个人的私事。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时代里，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sup>①</sup>犹太人的世族就居住在那方圆不大的乡村里。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十分融洽，所

---

<sup>①</sup> 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摩拉瓦河流域一带的旧名，当时属奥地利。

以他们丝毫没有那种被压抑的心情，也没有加利西亚<sup>①</sup>犹太人的那种东方犹太人随时都可能显露出来的急躁。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得他们体魄强壮，就像当地的农民穿越田野一般，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走过自己的路。他们由正统的宗教信徒演变成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时期，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被他们选出来。他们从自己的故乡移居到维也纳之后，就以飞快的速度适应了比原来更高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和时代的普遍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家庭是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典型。我的祖父曾经是手工纺织品的销售者。然后，从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奥地利的工业市场慢慢好转起来。由于合理使用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器，所以和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相比，纺织品的价格大大降低。拥有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全球目光的犹太人认识到，在奥地利，只有实行工业化生产才能获得厚利。建造那些临时匆匆搭建的、最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他们只投入了很少的资本，后来这些工厂逐步发展成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控制着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纺织业。假如说我祖父只是一个经营成品中间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则决定打造一个新的时代。他三十岁时开始在波希米亚北部苦心经营的小织布作坊，已经逐步扩展成为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

但是，出于一种时代意识，我父亲并没有被当时繁荣的经济形势所诱惑，仍然采取十分谨慎的扩张方式。而且，我父亲是那种克制而绝不贪婪的人，这种发展方式也符合他的性格。他牢记

---

<sup>①</sup> 加利西亚 (Galicia)，东欧喀尔巴阡山区的历史地区名，在今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稳妥第一”的时代信条。他觉得，通过贷款或者抵押而扩建企业远不如依靠自己的资本“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爱说的词）地发展更为重要。他的人生中从未在任何一张债据、期票上签过自己的名字。而他生命中唯一的骄傲就是在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任何投机买卖都是他所厌恶的，哪怕只是冒极小的风险。他从不参与自己不了解的交易。他把自己的财富归功于自己适应那个小心谨慎时代的普遍方法，就是将收入的极小部分继续支出，其他的款项继续补充资本，而不是归功于自己大胆和有远见的行动。我父亲和同辈中大部分人一样，会把那种只顾花钱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的人视为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事实上，在那经济腾飞的年代，对有钱人来说，用变利为本的资本积累方式让自己富起来只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征收的税额并不是很高，但是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利息很高。不过，那个时代和后来通货膨胀时期并不一样。勤俭的人不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也不会遇到诈骗，最有耐心和不搞投机的人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所以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采纳的。我父亲也遵循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方法，所以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五十岁时的资产，他也算得上一个巨富了。但是相对于财产的骤增，我们家在生活方面的花费还是非常节省的。生活中一些必需的物品也只是慢慢地置备。我们离开了一直居住的小房子，搬进了一所大的公寓。只有在温暖的春天，我们才会租一辆马车漫步在大街上。外出旅行时我们选择二等车厢。父亲五十岁的时候，终于享受了一次奢侈的生活：我们一家三口到尼斯<sup>①</sup>去度过

---

① 尼斯 (Nice)，法国南海岸疗养胜地和旅游中心。